張勳復辟與段祺瑞

桂崇基

民國六年張勳擁戴溥儀復辟，段祺瑞率兵救平之，於是國人乃以三造共和之功歸之，事實俱在，誰曰不宜。但張勳陰謀復辟，段祺瑞是否參預其間，或派代表參預其間，這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人所不能不問的一個問題。

張勳復辟之先，首有府（黎元洪）院（段祺瑞）之爭，繼有督軍團倡亂，毆擊議員，要求解散國會，聲勢洶洶，幾有不達目的不止之勢。凡此都是段祺瑞所一手造成。於是黎元洪忍至無可再忍，衝冠一怒，乃下令免段祺瑞的國務總理職。本來段祺瑞未曾把這位大總統黎元洪放在眼裏，始終視其爲政治菩薩，甚至國務總理不屑與大總統見面，凡有公事接洽，乾脆命總統府秘書長張國淦，或國務院秘書長徐樹錚代爲傳話。其時，段祺瑞氣燄之高，可以想見。今竟爲黎元洪所下令免職，心豈能甘，乃運用各種計謀，必欲驅逐黎元洪下台，以報此一箭之仇。但黎元洪爲合法總統，不能隨便驅其下台。必須在政治上掀起一大風浪，而使黎元洪無法再幹下去，始能達此目的。這一大風浪就是復辟。

或問復辟陰謀是與段祺瑞有關，究竟有無證據。茲限於篇幅，僅舉二事爲證。

一、張勳復辟失敗，逃入荷蘭使館，段祺瑞乃又任國務總理，重掌北京重權。其時，黎元洪逃入日本使館，自然無顏復職，段祺瑞一箭之仇終得以報，其志得意滿，不言可喻。爲數衍全國輿情，不能不發佈通緝復辟犯的命令。這本來是一篇官樣文章。以往歷次政潮，發佈通緝令者與被通緝者雙方都不把它當一回事。過了一些時日，被通緝者又可堂而皇之，不但自由活動，甚至重又入閣，擔任要職。但張勳畢竟是一個武夫，對這個通緝令却認眞起來，在荷蘭使館公開宣稱，如相逼過甚，則將全部經過公佈於世，同時幷於十日發表通電如左：

「變更國體，事關重大，非勳所獨能主持。……去歲徐州歷次會議，馮、段、徐、梁諸公及各督軍，無不有代表在場；卽勳此次到京，徐東海，朱省長均極贊助，其餘各督軍亦無違言。芝老（段祺瑞）雖面未表示，亦未拒絕，勳到京後，復派代表來商，謂只須推倒總統，復辟一事自可商量。……此等鬼蜮行爲，不可不佈告天下，咸使聞知，除將歷次會議紀錄並往還函電彙集刊印分送外，先此電達。」

康有爲爲復辟案中另一要角，亦與徐太傅（世昌）書，痛論復辟之經過：

「……馮華甫（國璋），陸幹卿（榮廷）皆無違言。馮華甫且謂張紹軒（勳）豈能辦此，促僕出山主持，彼自相從。僕又從周孝懷詢問段芝泉（祺瑞）主意，亦謂民主日爭，非君主不可，但只可有其形式，不可用其精神，是亦君主立憲政體矣。……」

張勳發表通電，舉國皆知。康有爲致徐太傅書洋洋五千餘言，載不忍雜誌第九、第十兩册。此雜誌係公開發行，段祺瑞當然看到。對此一電

一電一書段祺瑞竟無一言以申辯，不啻與美國前副總統安格紐之不爭辯（no contest）如出一轍。

二、關於段祺瑞究否參預復辟陰謀，徐道鄰曾經說過這樣兩段話：

「『北洋史話』說，五月二十二日，張勳在徐州開第四次會議，討論復辟的計劃，『徐樹錚也參加了。徐表示：芝老祇求達到驅黎目的，一切手段，在所不計』（三、頁一三九）。這倒是可能的。六年一月五日張君勱給梁任公（啓超）的一封信，有『少軒（張勳）於又錚揚言去元首之語，極不謂然』一句話（梁任公年譜，頁五〇九），可資佐證。」

「『史話』又說：『徐樹錚回到天津來，向段報告徐州（第四次）會議的一切內容。因此段黨和研究系人物就決定採取他們原已計及另一陰謀計劃，就是暫時不表示反對復辟，甚至僞裝同意，引誘張勳放心大膽地進行復辟，假張勳之手驅逐總統，然後舉起擁護共和的旗幟來，起兵打倒張勳，恢復段的獨裁政權』（三、頁一四三）。我想這很可能接近事實。因爲在這個時候，祇要合肥（段祺瑞）或梁任公出來說一句反對復辟的話—六月七日，熊希齡就發表過一個反對清帝復辟的通電—張勳就不會有發動的膽子。」（徐道鄰編述，徐樹錚先生文集年譜合刊，一九八頁，民國五十一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徐道鄰是一個研究學問的人，言論謹愼，爲徐樹錚的第三子，而徐樹錚又爲段祺瑞的靈魂，言聽計從。道鄰對於其父及段祺瑞的政治作風，必有深切了解。是以道鄰一則曰「這倒是可能的」，再則曰「我想這很可能接近事實」，當可作爲定論了。

或謂段祺瑞於民國元年一月二十六日曾聯合將領五十人通電主張共和政體，可見其衷心是擁護民國的。殊不知段祺瑞率兵攻打漢口、漢陽以遏阻義師，是奉袁世凱之命，後來頓兵不進，是奉袁世凱之命，現在通電主張共和，也是奉袁世凱之命。試問聯署通電的五十名將領，自段祺瑞以下，究有何人懂得共和政體爲何物者？最堪注意的，張勳亦列名其間，且高居第三名。倘因張勳列名此電，便說他是擁護共和的，豈不笑煞天下人？這五十名將領的唯一的目的，就是逼迫清廷退位，而由袁世凱登上寶座。這個寶座究竟是皇帝或總統，並不是他們所關心的，他們在那時候也不知道皇帝與總統的區別所在。即以復辟而言，段祺瑞所關心的就是如何迫使黎元洪下台。倘使黎元洪已經下台；而張勳此次進京，所帶衞隊不止二千人，可以支持相當時日；各省督軍遵照徐州會議約定，紛紛起兵響應；溥儀第一道諭旨又晉封段祺瑞爲王，並任命他爲總理大臣，則段祺瑞的動向如何，便不可知了。

民國初年各省將領，不問北洋的，或非北洋的，十之八九都是胡天胡帝，亂作非爲，反覆無常，爾虞我詐，督軍團倡亂，張勳復辟，不過其一例而已。但同時也讓我們說一句公道話，賣國之事，似乎未有所聞。尤其直、奉、皖三系首領吳佩孚、張作霖、段祺瑞都是愛國心頗强的人。

吳佩孚最盛時期，虎踞洛陽，統兵百萬；北自山海關，南至長江流域，都是他的勢力範圍；他的一舉一動，關係北京政局的安危。他在洛陽過五十歲生日，眞是「八方風雨會中州」，盛況空前。國民革命軍北伐，汀泗橋一役，擊潰吳之主力第三師，其大將劉玉春，陳嘉謨相繼被俘，其他所部陸續投降，可謂全軍盡墨。吳佩孚落荒而走，間關入川，投奔楊森。沿途艱險，非筆墨所能形容。楊森招待初住於白帝城，繼移居萬縣。中央責令楊森收繳其衞隊槍械，而四川軍人也不願以本省資源供養客軍，尤怕其再作政治活動，對吳之留駐四川，並不歡迎。吳乃發表通電，表示專事徜徉，不問理亂。窮途潦倒，非常人所能堪。適於此時，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城二郎少將，和海軍駐滬特務機關長佐藤秀大佐，帶了十五六名將校，從宜昌乘小型兵艦專程訪吳，表示：㈠願供給私人借款一百萬，㈡願贈步槍十萬枝，山砲五百門，機關槍二千挺連同彈藥，由小型艦艇運送入川。這對於一個久掌兵符而今落魄的人自然是一個絕大誘惑。但吳佩孚却義正辭嚴的對日本人說：「過去我有槍不止十萬，有錢不止百萬，尙且一敗塗地，可見成敗是不在於槍砲與金錢。我如果願借外債，引外援，何必等待今天。中國事應由中國人自了。貴國的盛意，我是不會接受的。」（楊森著、吳玉帥與我，中外雜誌，第七卷，第四期，二二頁）

抗戰期間，吳佩孚蟄居北平。日本人請其出山，組織政府。他提出唯一條件：請日本軍全部退出中國，並聲稱必要時當以一死拒之。（同上，第五期，七一頁）

張作霖是紅鬍子（土匪）出身，完全靠自己的智慧而登上東北王的寶座。東北爲日、俄兩强所環伺，威迫利誘，無所不至。但張作霖不亢不卑，始終未簽訂任何賣國條約。且自築洮昂鐵路、四洮鐵路、瀋海鐵路，以取代日本的南滿鐵路；自築葫蘆島港以取代日本的大連港。處心積慮，無非要使東北擺脫日本的控制。民國十六年張作霖在北京自封海陸軍大元帥，以討赤相號召。其時，國民革命軍二次北伐，其勢甚銳，進展迅速。日人乃乘機向張作霖提出東北五路協定，并謂倘使簽定了這些協定，則日本可以出兵阻撓國民革命軍的進展，以保全你今日的地位。張作霖毫不遲疑，嚴詞拒絕，謂此乃中國人自己的事，不勞干涉，我張作霖決不做吳三桂，也不怕死。日人知張作霖必不爲其所用，乃炸死於皇姑屯。倘使張作霖答應了日人的要求，則日本必不止出兵山東而已，北伐大業恐將遭遇更多意外困難。是張作霖之死，並非毫無代價。

段祺瑞是本文主角，數度當國，功罪爲國人所共見，不必再論。獨有一事，不能不道及的：當日本侵佔東北，進逼天津，段祺瑞爲避免受日人利用，藉爲號召，乃毅然南下，蟄居滬上。即此一端，在其生命史上，就值得大書特書。

以上三人都是國人所稱爲萬惡軍閥，尚有天良，不肯賣國。縱使所賣者小，而可以救其性命，救其地位，救其權勢，而仍不肯爲。較之一些自命新派人士，爲一己或一派一系之權勢，而出賣國家領土主權者，賢不肖相距遠了。

中國文化史叢書

王雲五　傅緯平　主編

中國目錄學史　姚名達著　四二元
中國經學史　馬宗霍著　二四元
中國倫理學史　蔡元培著　三四元
中國理學史　賈豐臻著　三〇元
中國道教史　傅勤家著　三〇元
中國政治思想史　楊幼炯著　四二元
中國政黨史　楊幼炯著　三〇元
中國稅制史　吳兆莘著　六〇元
中國田賦史　陳登原著　三六元
中國鹽政史　曾仰豐著　三九元
中國法律思想史　楊鴻烈著　六〇元
中國水利史　鄭肇經著　四八元
中國救荒史　鄧雲特著　六三元
中國教育思想史　任時先著　五四元
中國交通史　白壽彝著　三六元
中國日本交通史　王輯五著　三八元
中國南洋交通史　馮承鈞著　四五元
中國殖民史　李長傳著　四五元
中國婚姻史　陳顧遠著　三三元
中國婦女生活史　陳東原著　六〇元
中國文學史　胡樸安著　一〇五元
中國訓詁學史　胡樸安著　七四元
中國音韻學史　張世祿著　七二元
中國算學史　李人言著　五八元
中國度量衡史　吳洛著　五一元
中國漁業史　屈若搴著　三〇元
中國建築史　李士豪　陳清泉譯補　四二元
中國商業史　王孝通著　六八元
中國醫學史　陳邦賢著　七二元
中國陶瓷史　辛安潮著　三三元
中國繪畫史　俞劍方著　七八元
中國音樂史　陳清泉著　三〇元
中國韻文史　王鶴儀著　六六元
中國散文史　陳柱著　三九元
中國駢文史　劉麟生著　二一元
中國小說史　郭箴一著　一一〇元
中國俗文學史　鄭篤著　八四元
中國地理學史　王庸著　五八元
中國考古學史　衞聚賢著　三九元
中國民族史　林惠祥著　九九元

二冊

臺灣商務印書館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郵政劃撥帳戶第一六五號